

作家专栏

黄连木下

□ 顾后荣

对着校门，一棵大树——黄连木。据说当年兴建新校区时，费了很大周折花了很大代价把它保护下来，这才使它成为学校的标志性景点，与树下“追求卓越，自强不息”校训石刻相得益彰。

树名“黄连木”，不由让人联想到中药“黄连”。说有联系也有联系，得名“黄连木”，确是因为黄连木材质色黄味苦似中药黄连；说没联系也没联系，黄连属于毛茛科草本植物，以干燥根茎入药，而黄连木则是漆树科的一种落叶乔木。两者虽名似，实为自然界的跨界代表。

校园里这棵黄连木，合抱粗，不知具体年轮几何，直观也有几十岁了吧。初夏，浓荫蔽日，某一天树下便会停几辆大巴。一群少年把行李塞进大巴肚子里，然后上车，去火车站，之后奔向分布在天山南北的家乡……这些少年是新疆内地高中班（简称“内高班”）学生，在这所百年老校求学三年，如今高考落第，也正是他们振翅高飞的又一起点。

每年的这一天，老树总要伤感一次。离别的场景总是让人伤感的，树犹如此啊！学弟学妹送学长学姐，依依不舍，泪光莹莹；学长学姐送别学弟学妹，握手拥抱，语带哽咽。一个学生拿着件校服，让每位老师用签字笔在上面签上名字。老师们来送别，像老树一样伤感。然而，伤感之外，他们的神情中更有欣慰和期待。某种程度上讲，这些少年是他们生命中的过客——可又怎能是单纯的“过客”呢？这三年，他们是少年们的师者，更是陪伴者。

这棵老树与老师们一道见证了少年们的三年。三年前夏秋交接的时候，这些少年坐着大巴车，来到这个学校，来到这棵黄连木下。风尘仆仆的他们，神情流露出青涩，又满带着好奇。老师迎接了他们，老树端详着他们，食堂里喷香的饭菜招引着他们。

少年们的内高班学习生活拉开帷幕，一种初到新环境的新鲜感好奇

心，在时间的打磨下逐渐消退，取而代之的是学习生活循环往复带来的枯燥感。同时面对的，还有需要得到纠正的他们以前生活中的一些不良习惯。

作为班主任，每天清晨到校，我的第一件事是到行为规范展示板前了解班级里的行规状况。开学第一周的一天，看到行规分数，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100分的总分扣掉21分。细看究竟，大多是宿舍问题，垃圾未倒、电灯未关、阳台脏乱、盥洗室未打扫等等，都是小事，却又都是重要的生活细节。于是午间召集班委和宿舍长，到宿舍开现场会，把一些行规细节掰开揉碎，指导宿舍长做好合理分工、制定职责表格……其实，根据以往经验，我知道这是一个过程，但是这个过程如果没有干预，就会形成一种不良积习。通过及时干预，第二周、第三周……少年们的表现越来越好，慢慢形成了保持良好生活环境的习惯。

生活习惯走上正轨，好的学习习惯也需逐步养成。开学三周了，要求背诵的一首诗词作品，还有十几位同学没能背出。后来发觉，我过高估计了他们的学习自主性。于是，我指导语文课代表把全班同学分成若干语文学习小组，确定小组长，开展合作学习，背诵互查。其他语文活动，也通过语文学习小组合作开展，协同完成任务并用自查互查的方式进行评价。一段时间后，果然收到成效，语文学习的主动性自觉性有了很大提高。

日日从黄连木下走过，这些来自新疆的少年们在变化、在成长，其间当然也少不了烦恼。那个黄连木叶泛出迷人秋色的季节，班里有个学生仍然适应不了内高班生活，坚持要回新疆。新疆部主任耐心做工作，办公室上一包餐巾纸被学生擦眼泪用完了；班主任约他谈心，操场跑道上走了一圈又一圈；考上大学的学长也来助阵，发来视频现身说法……也许，这个最终留下来完成了高中学业、走

进大学校门的少年，若干年后回首这段经历，会有无限感慨吧。一切看起来自然而然的事情，也许并不像外界看起来那么自然而简单。

凛冽的冬风，让这棵黄连木老树显露出嶙峋姿态。寒假了，春节了，校园里只留下内高班的少年们。新疆部的老师们成了最忠实的陪伴者。陪他们打球，陪他们拔河，陪他们包饺子，陪他们吃年夜饭……少年们在，学校就不会沉寂；老师们在，少年们就不会孤单。

新疆部有首专属的“部歌”——《崇明岛上的沙枣花》：“……大漠我的家，崇明我的家，到处都有好妈妈。我的老师最可亲……温馨的关怀陪伴我一天天长！”这首歌流传很广，颇有影响，根源就在唱出了这些在崇明岛求学的新疆少年们的心声。一位新疆部的任课老师讲述她在新疆时的小故事。那天正是她的生日，当几个学生得知她住宿地址后，深夜过来看望她，蛋糕店关门了，不要紧，剖一个西瓜插上蜡烛，便是世上少有的“生日蛋糕”——那一刻，生日歌带着西瓜的清香甜美，萦绕在人心，一辈子也不会消散。

黄连木作证，走出校门的少年们，回到母校时，神情中带有打拼的丝丝倦意，但对母校的衷心感谢扫去了这些倦意。他是一个小有名气的主持人了，回到母校主持100年校庆庆典；他是南方某个都市的律师了，直言是内高班改变了他全家的命运；她带着两个孩子回来了，说要让孩子从小记住他们妈妈母校的模样……学校和老师伴了他们一程青春，他们要用一生的情谊来回报母校。

黄连木古称“楷木”，相传孔子墓旁所植即为此树，象征“楷模”。黄连木秋季红叶独艳、初春先发新芽的特性，对应儒家“直道而行”的坚守；耐贫瘠、抗风霜的习性，则象征君子“自强不息”的精神。明乎此，则其自带的黄连般的苦，真是值得人们涵咏品味了。

校门口这棵黄连木，得其所哉！

□ 朱颖



《紫韵》（国画）季云龙

笔走心缘

我和老师有个约定

□ 崔立

教初中语文的赵老师到我跟前时，我丝毫没发觉，还在兴致勃勃地翻阅一本杂志，这本由上海舅舅带回崇明的杂志，我一拿到就放不下来了，被抓个现行。赵老师一副恨铁不成钢地说，上课不好好听，你的语文成绩怎么提高？我当时不知哪里来的勇气，居然没头没脑地顶了赵老师一句，我这个，也是为了提高我的作文水平呀！现在想来，我真的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一样，如此口出狂言。赵老师还接我的话说，你确定你一定能提高吗？我说，肯定能。

瘦瘦的赵老师笑了笑说，那我们就三个月为期，作文要是上不去，把你家长叫过来。因为这个“军令状”，赵老师没有没收我的杂志。

但我真的有这底气吗？当然没有了。我的作文堪称稀巴烂。可是，我又不能这么坐以待毙，任凭自己“摆烂”吧？何况全班同学都是见证，包括我钟情已久的班花钟美琴。我分明看到她朝我看了一眼，嘴角还笑了笑。是不是，她对我也有信心？虽然我她对，纯粹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但又怎么提高呢？这本杂志还在我桌上，突然的灵光一闪。里面的故事那么吸引人，我何不好好研究，也写一篇同样吸引人的文章呢？接下来的课间、晚上，还有休息天，只要我有时间，就细细揣摩那些故事，读完一遍，再继续读。

一段时间后，我的一篇作文，在作文训练中居然得了优秀，并且是全班排名第二。听到这个结果，我的心里如翻江倒海一般。这，我不是做梦吧？我这是真的提高了吗？……接下来是赵老师对每篇优秀作文的点评……崔立的这篇《盛夏的奔跑》，形象地写出了孩子奔跑时的快乐，又在结尾处保留一丝悬念……

课后，我第一次走进赵老师的办公室，远远听到他的咳嗽声，赵老师的身体一直不好，经常能清晰地看到他脸上的憔悴。赵老师并不意外我的到来，很随意地说，看来那个杂志对你有帮助很大，你这篇作文写

得很好。我说，赵老师，有一天，我的文章也能上那本杂志。赵老师愣了一下，很快笑了笑说，我相信你。

这些是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中叶的事情。

后来就是毕业，再就学，再参加工作。崇明岛一下子成为我偶尔往返的故乡。

巴掌大的猛将庙镇上，我时不时地碰到赵老师，赵老师每次都会问我，你上杂志了吗？我在佩服他记性如此之好的同时，也汗颜地说，快了，快了。这个昨日的承诺早被我丢到了九霄云外，虽然我有时也会拿几本杂志看，但对我在上面刊登文章，还是没有任何的底气。但每次赵老师一问，我又不愿“认输”。

不久前，我的一个故事《女儿的猫》终于上了这个杂志，讲述的是女儿因为一只猫，经常和爸爸一起回乡下看奶奶的故事。很温暖，也很感人。休息天，我迫不及待地带着散发着油墨香的杂志，回到了崇明。循着印象中，赵老师住在小镇“农民街”上的位置，我一路打听，居然遇上了校花钟美琴。钟美琴说，赵老师家我认识，我带你去吧。

那栋二层小楼，楼前是一小垄的自留地，还种了几排郁郁葱葱的蔬菜。有个埋头在干活的人，瘦瘦的背影，远远看着，这不是赵老师又是谁呢？

我还没来得及说话，就听见钟美琴叫了声，爸，你学生来找我。

抬头的赵老师，看着目瞪口呆的我，笑着说，先进屋吧。屋子里，洗完手的赵老师走出来，看上去气色很好，看着我说，你这是上杂志了吗？我说，是的，赵老师。我把那本崭新的杂志递给他。赵老师翻到了有我文章的那页，读完点头说，不错不错。这个时候，钟美琴端着一盘水果出来了，赵老师看着我满脸挥之不去的疑虑，又笑了说，班上没人知道美琴是我女儿，她跟她妈妈的姓，这可能就是另一个故事了。又说，有兴趣你可以写写。钟美琴抓了几枚红红的小番茄给我说，那天看到你和我爸打赌，就觉得挺有意思，老头子居然被挑战了。

我们都笑了。

心香一束

我的庭院我的家

决定租下现住的这个院子有赖于2020年。整整四个月，先生和我相隔整段长江中下游的距离。于他，返沪的头桩大事便是找到一处全家人可以种菜养花，训练土犬，乒乓篮球俱全的院落。这个想法在四棵绿茵如盖的香樟下终于天随人愿。先生说，植物若能生得自由、茁壮如此，何况动物？未及入室，在院门口抬眼的一瞬，他的直觉已经做了入住的决定。

于是，从庚子到辛丑，建筑设计出生的先生亲力亲为，把他对空间、色彩、动植物的理解，以及长兴岛本地文化的源头、故事思考，以及基于未来十年生活的创造与想象付诸于实践和创造。这座汇集我们大半生还乡愿望和还原童年田间回忆的院落就此逐步成形，并随着光阴慢慢演进。打开院门，除了看家的土狗摇头摆尾迎接，从湖北选出的长江石成了我们怀想长江之水天上来最佳载体。

在这个院子里，人与人的相遇，生物与生物的相逢，都是一场值得感恩的缘聚。我们见过家狗追飞鸽的嬉戏，猫狗在墙角树端的战书，还有孩子摘豌豆的惊喜和拔莴笋见到莴笋浆液的尖叫。翻拨菜地里的泥土

取代了联机的游戏，逗弄树下酣睡的看家狗更迭了云端的聊天，清扫满园的香樟落叶替换了材质单一的乐高。

现如今，虽然很难再让孩子眼见稻草作火引子烧灶，炊烟直入云的实际景象，但还是能教会他韭菜的扁平实心和香葱的中空直径。无法再现牵羊寻草地的放羊经历，还是能为家狗辟一处小窝，以旧衣物混合接生的被褥，陪孩子耐心等待一窝小狗的诞生。无需将油菜堆成山后手动敲打下油菜籽的人工过程，只需将油菜花摘下放入瓶中，孩子一样能看出插花盆景的装饰意味。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乡愁与记忆，不必刻意地复制，只需尽情地把当下留给下一代，直白地告知他自己当年的印象。这番联想，这种讲述，就成了我们最切近的、共同的历史感。

春天我们洒扫院落，夏季我们整花修草，秋日我们顿顿户外用餐，冬时我们炭火煮茶取暖。四时的节气我们都可以实时用皮肤感受，院子里小半亩田地长出当季的乡土野花和时令蔬菜。每一季飞来的鸟群也是五色纷呈，顽皮的小狗还试图追赶斗胆落田找吃食的留鸟，幻想一顿野味。

春节，三口之家的院子就成了我和先生双方大家庭聚会的不二场地。酒店相聚缺烟火，公园团圆少亲近，旅游相伴乏回忆。在长兴岛这座进可繁华，退可宁静的沙洲，生活于这方分享我们乡土理想和乡愁怀想的院子，回忆不违和，当下可记录，畅想能预期。2022年的那段时间，我们每一天都活成了朋友圈的桃花源记。之后，不但孩子的个子高了，我们夫妻俩的脸色都如崇明的天空一样明净了。

庭院生活整两年，尽享了鸡犬之声相闻的自由，日耕夜读的充实，望洋寻堤的好奇。见证孩子的成长，父母的老去，伴侣的成熟，自我的成长。



《白露》（篆刻）曾放